

## 知识产权的西学东渐

将来，“野蛮”的知识产权概念，将变得同筷子一样的中国化

文/艾德（Michael Aldrich）

艾德（Michael Aldrich），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合伙人，在公司法和商业法领域经验丰富，同时是电信领域的专家。大学学习历史，后获法学博士学位。著有《消逝的北京》一书

“小王府”是位于北京市中心商业区的一家餐馆，这里的北方菜和山东菜是最棒的。我总是会带我的外国朋友们来这家中式餐馆享受这些家常菜，这里的风味与外国人住的大宾馆中的餐厅是截然不同的。在“小王府”的庭院中，有砖砌的烤炉，木炭上烤着北京烤鸭，其香味令人垂涎欲滴，再加上服务员热情的“您好，欢迎光临”，总是令用餐者倍感亲切。天气暖和的时候，桌子就会沿过道一字排开，让用餐者享受惬意的露天美食。而在冬季，餐馆内淡棕色的木饰，又会给人带来暖融融的舒适感，无论窗外是多么的寒气袭人。

在“小王府”的一处边廓上，你可以看到一件清朝油画的青铜复制品，描绘的是满族人在牧场赛马的乡村景象。

原作的作者是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他是一位耶稣会画家，也是一名神父。乾隆初期来到中国，供职于宫廷画室。这位神父最终成为清朝宫廷画室的主管，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要将中国传统的主题和风格与欧洲的绘画技法，如描影法、细节处理和透视法等，有机地融合起来。他所作的皇帝狩猎图、宫廷中的马、狗、花木与昆虫等诸多迷人的画卷，皆是中西合璧的传世之作。在清朝宫廷画室任职期间，神父在圆明园中同诸多宫廷画师共事，并培育了一批满汉画师。他于1766年逝世，身葬于北京城墙外、车公庄近郊的耶稣会公墓中。

伽斯底里奥内神父是一位意大利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他的记忆已完全融入到北京的“文化马赛克”中。他的中文名字叫“郎世宁”，这就是“小王府”中的那件青铜仿古品上所署的名字。故宫中的艺术品目录中也以其中文名字记载其作品，因而，普通的观赏者并不清楚他的外国出身。

当我第一次在小王府瞥见他的画作时，一见如故。我立刻停下脚步，慢慢品读。这吸引了几位服务员凑身围观，也许他们很好奇，为什么这位外国人对这幅明显没什么特别之处的画作会如此感兴趣，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它面前来来往往，而从不驻足。

我转向那些服务员，指着画作的署名问他们，“郎世宁是这位画家的名字吗？”

“是啊，当然是，”这些服务员对此早有准备。

我故意又问了他们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问题，“那么，这是一幅中国传统风格的绘画喽？”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国画。”

“那么这位郎世宁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呢？”

这些服务员顿感震惊，然后异口同声、不容置疑地喊道，“他是中国人！外国人怎么可能画出这个！”我想，神父如果在天有灵，听到这一说法，应该会颇感欣喜。他的成功，是以他的外国出身被完全遗忘，作为衡量标准的。

这个故事同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神父的作品在“小王府”的服务员思想中的转换，指出了目前中国流行知识文化中一个反复涉及的主题。为了被中国文化所吸纳，外国的概念、想法甚至实体项目，都需要经历一番转变，借以使其来源为人们所遗忘。

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可以举出一些具体例子。“西瓜”这一简单的名字，就可以使人们记起这一多汁水果来自外国，它是汉代的班超自西域带回的一个重要物种。我们现在都很习惯以西瓜来结束宴会，但是，当初西瓜被带回汉朝时，却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轰动。古代的道士大夫掀起了一场论战，争论这种水果对人体和精神是否有害。

当我们工作、学习、吃饭或会客时，我们都坐在椅子上。但是，没人记得椅子是一项外国发明，最初被引入中国时被人们称为“蛮夷之床”。

如果我们能把清朝的祖先带到现在的生活中，他们无疑会对西装、领带成为常规的商业服装表示惊骇。

甚至，西方的快餐店也在电视上打广告，来淡化其外国出身，表明他们的餐厅已成为中国传统春节的一部分，或是成为恋人在某个火车站的离别之处。

所有的这些例子都指出，一旦人们忘记某件有用的或极好的外国物品是来自国外的，那么接受和使用它就不会有什么障碍了。

我相信，无形之物的进程也是类似的。“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国家少数民族”、“人权”和“企业家精神”都是自19世纪被引入、提炼和吸收进中国思想的概念。这一进程的关键之处在于，这些从国外引入的概念都是对社会有用或有益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异国特质就将逐渐从集体记忆中消褪，除了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偶尔出现的行为怪异的外国律师依然记得外。

这就使我自然地想到了本期《法律风险观察》的主题。我们不断地从报纸上读到，美国和欧盟委员会的贸易代表不断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对知识产权予以充分的法律保护。然而，在我看来，目前在中国，如果以中国历史作为衡量标准，“知识产权”这一概念仍然处于引入和吸收的早期阶段。

想想过去的历史，佛教徒撰写了大量的哲学文章，并将其归于更为知名的老师，以示尊崇。这一“知识财产”并不属于“个人所有”。暂且不去考虑寡廉鲜耻的古董商以出售贗制

的古代绘画大师的作品发家的情况，一幅画作的价值是与其艺术性所传达的精神来衡量的，而非创造的真实性。这一分界反映出事实真相：中西方关于知识产权的分歧根植于文化。技术则更加剧了这些不同想法之间的碰撞。现在，我们不再讨论哲学文本或水墨卷轴，而去看看在不可回避的世界经济中价值连城的技术秘诀。

我们在网络上阅读时会发现，很明显，许多人仍然未理解知识产权的概念。一些网站上流行着这样的说法，“为什么外国公司以如此之高的价格许可可使用其技术秘诀是合理的？”答案在于，他们为创造该知识产权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时间，因而应该对他们努力的成果享有相应的权利。但是，这些在中国市场中，都仍然是新的和外国的概念，前面所提及的问题反映出中国人在处理一个新概念时的不适，从某个角度而言，这与汉代的道士对西瓜的置疑没有什么区别。

在与生俱来的智慧、人民的创造性和文化的作用下，中国的公司和个人将会利用这些才能去创造他们自己的知识产权，而这些知识产权将在全球化的经济当中，产生极大的价值，并带来巨大的需求。这样的知识产权将会被证明是有用并且为老百姓的福利所需要的，因而将会被中国不断发展的法律制度所保护。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将能够为外国的知识产权所有者提供与中国正在寻求的海外权利保护同等的保护。随着中国不断地融入世界，其包含在商业观念中，并被引入产权概念的知识产权，将变成国内价值，并不断推进中国对此的适应与相关福利的产生。简而言之，这种“野蛮”的知识产权的概念，将变得同筷子一样的中国化。

在天堂上，伽斯底里奥内神父将会对这些转变竖起大拇指。当然，当我们在“小王府”品尝北京烤鸭、并为教父墙上的那幅佳作共同举杯时，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是挺有意思的。

我却在构想着这样一幅情景：这位优雅的教士把他的手杖重重地敲在地面上，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外国人和中国人不去探讨更有意义的话题。

版权所有 © SGLA 2008。

此出版物仅供阁下参考和兴趣阅读之用，无意作为完整全面的信息，并不构成亦不应予以依赖为法律意见。请根据自身情况寻求专门咨询。